



# 翡羽冷翠

Florence

郑乔尹◎著

一幅神秘宫廷古画，使众人趋之若鹜，一段浪漫的异国情缘，再现情仇无限的画卷。  
几十年前的旧仇萌发新怨，旧时宫墙内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



# 翡羽 冷翠

Florence

郑乔尹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翡冷翠/郑乔尹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5 - 2

I. ①翡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2217 号

书 名 翡冷翠

作 者 郑乔尹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古月珊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陈秀梅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274 千字

印 张 23
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,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5 - 2

定 价 27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## 目 录

- 第 一 章 雏鸟弱羽/1
- 第 二 章 晴绿暖香/11
- 第 三 章 美人娟娟/29
- 第 四 章 一点春心/42
- 第 五 章 世情如汤/62
- 第 六 章 风露初零/87
- 第 七 章 此情飘洒/104
- 第 八 章 如有隐忧/121
- 第 九 章 情词呢喃/139
- 第 十 章 惻惻轻寒/157
- 第十一章 谓我心忧/170



## 目 录

- 第 十二 章 远远围墙/188
- 第 十三 章 心事暗卜/208
- 第 十四 章 覆水难收/223
- 第 十五 章 清冷相照/241
- 第 十六 章 世路逢萍/258
- 第 十七 章 依依惜别/273
- 第 十八 章 相思如发/288
- 第 十九 章 往来无间/304
- 第 二十 章 悠悠我心/321
- 第二十一章 声声弥怨/337
- 第二十二章 浮生旧影/352



## 第一章

### 雏鸟弱羽

农历甲寅年腊月，时令大雪。

一夜细雪飘扬，白雪覆盖了柳家村安谧的农居，粼粼青瓦上铺了层细白的雪粉，偶有雪线簌簌扑落，飞速融进了湿湿的青石地面。临河的石皮弄里散落着几户人家，土墙木门，门楣上挂着一串朱红灯笼，早就熄了火，在冷风里瑟瑟摇晃着圆滚滚的身子。

弄口，一个身形佝偻的老货郎挑着装满各色杂物的花架木箱，黑布鞋颤巍巍地踩过积水的路面，一手哐唧哐唧地摇着拨浪鼓，嘹亮的叫卖声贯穿了整条弄堂。

“戴春林香粉——东洋发油——”

闻声，弄堂深处的一对破损木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，柳保小心翼翼地探出了脑袋，伸长脖子瞅瞅家门紧闭的四邻，轻声而又不耐烦地挥手示意货郎过来，“有烟枪没有？”

老货郎颤颤地搁下担子，听闻是要烟枪，沉着一张脸，连连摆手，没好气地回道：“货郎担上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卖抽大烟用的烟枪！”

柳保没趣地缩回了脑袋，也不吱声，哐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六岁的柳碧瑶起了个大早，她兴致勃勃地看着从窗缝里挤进来的第一缕阳光，光线调皮地跳跃着。柳碧瑶睁大了眼，通过缝隙好奇地观看外面细细飘落的雪花，一只雀鸟跃着轻盈的身子，在被细雪覆没的土墙根寻觅几颗空壳谷粒。

斜对门孙寡妇家的公鸡飞上墙头，垂着火红的花冠合眼蹲在那里，斑斓的羽毛

在雪地里分外显眼。

砰！房门被鲁莽地撞开，一股冷风卷了进来，柳碧瑶赶紧缩到床角，团着棉被坐在那里。睡在外头的姐姐秀丫还甜甜地沉浸在梦中。

柳保阴沉着脸，急急地在房里扫了一眼，又转身去了厨房。柳碧瑶抓着被角，大气也不敢出，她知道爹又要找娘去要那东西。瞬间，她对外面明亮的风景丧失了兴趣，小心地爬过棉被面，套好衣服和鞋子，也跟着去了。秀丫翻了个身，继续睡着。

果不其然，柳保歇斯底里的声音从低矮的土房里刺喇喇地传出，整条石皮弄都能听得到。

“潘惠英，你把那幅画给我交出来！”

柳碧瑶扶着门框，侧着小脑袋看着屋里的动静。爹不止一次地向娘要过那幅画，娘总说没有，即使烧火棍落在身上还是咬着牙说没有。一开始，柳碧瑶总是护着娘，拉着爹的衣角又哭又闹，柳保的烧火棍就毫不留情地甩过来，重重地打在她的身上。几次之后，柳碧瑶就学乖了，当她拉着爹的衣角，烧火棍再甩过来时，她就抱着脑袋一声不吭地蹲在墙角，棍子落在背上总比落在腿上强。

“你给不给？”柳保扬着烧火棍，瞪大了眼睛，凶神恶煞地逼着媳妇。

“我没有……”潘惠英把脸埋在手心里，嚤嚤啜泣，她一哭就浑身乱颤，那是压抑着的哭法。一般农村里的女人要哭就扯开大嗓子淋漓嘶吼，拍着大腿摇着乱发一副寻死觅活状，潘惠英不一样，她总是埋着脸隐隐抽泣。

娘一哭，柳碧瑶也想哭。她准备这样，要是爹的烧火棍再落在娘的身上，她就冲过去咬他的腿，狠狠地咬。

那幅画柳碧瑶只见过一次，那是在爹吸饱了大烟睡沉了之后，娘悄悄地从内袄处取出缝好的口袋，拆了线，万分小心地铺开。画并不大，当灯光如豆昏蒙地晕开在泛黄的画纸上，娘的脸上就漾开深沉的笑容，仿佛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，缓缓地

从记忆深处浮上来，摆布着今朝的情绪。

柳碧瑶喜欢和娘在一起，喜欢听她悦耳优雅的声音，以及她娓娓道来的新奇的故事，这一切，都让她和这里普通意义上的农妇相去甚远。

潘惠英若有所思地伸手拂过画面，柳碧瑶也学着娘的样子摸着画，麻纸的粗糙涩涩地磨过她的指尖，带着一种奇异的饱满。柳碧瑶就笑了，露出两个小酒窝。





“小姐会来接我的，她的画还在我这里。”娘总是这么说，即使说得很伤感却也满怀希望。

柳保举着棍子的双手突然没了力气，他软软地垂下手臂，打了个大大的呵欠，泛着凶光的眼睛也似乎变得迷离，有了疲软的醉意。他丢了烧火棍，歪着身子，伸手指着潘惠英，涕泪横流，说话颠三倒四，“别以为自己是从小宫里出来的就了不起！你的主子不要你了，你就只能跟着我。你是我柳保的女人，所以，你的东西也只能是我的！况且，那画也是你偷来的……”

潘惠英抽泣得更厉害，“我没有偷……”

“那你是怎么拿到的？”柳保笑了一下，他是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，得回里屋抽点儿大烟。柳保摇摇晃晃地直起身子，扶着门框边走边唠叨，“你那前朝的主子跟洋人跑了，把你给丢下了。要不是我在铜仁码头收了你，你现在跟摇尾乞怜的流浪狗有什么区别……你等着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找到那幅画的。啧啧，可以买多少大烟啊……”

清晨的阳光透过破败的木窗洒进来，照在土灶上的小神龛上，画在红麻纸上的灶王爷的神情就变得明媚起来，神色怡然地注视着供在他面前的一小碟糖瓜。

潘惠英理了理鬓角散乱的发丝，若无其事地站起身子，脸上全然没了方才可怜哀求的痕迹，取而代之的是漠然和冷清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或许已是习以为常，抑或毫不在乎。她拍干净了衣裳，在灶口坐下，熟练地往灶里添送着柴火。

柳碧瑶三两步跑到娘的身边，陪她坐在灶口，火红的焰舌舔舐着锅底，映红了柳碧瑶的小脸。她抽了下鼻子，把头枕在娘的手臂上，说：“娘，我饿。”

潘惠英起了身，搅着锅里烧开的汤水。

灶旁的稻草堆里挤着一窝刚孵化的小鸡，毛茸茸的身子蜷成一团。柳碧瑶捧着脸蛋盯着越燃越旺的火苗，她觉得暖和极了。

一个影子慢慢拖移过来，柳碧瑶眨巴着眼睛看过去，见姐姐秀丫站在门口，穿着圆点花袄，靠门掩着半个身子。显然，柳保适才的叫声惊醒了她。秀丫比柳碧瑶大两岁，却比妹妹瘦弱，个子也差不多，尖尖的下巴瘦得让人看着可怜，唇下一点黑痣就显得更为明显。秀丫不喜欢说话，爹甩着棍子打娘时，她就瞪大眼睛惊恐地流着泪，无所适从，蕴含着厌恶和憎恨的眼神里透露着超乎年龄的敏感，从此变得

更加沉默。看得出来，秀丫不喜欢与任何人相处，包括爹娘，甚至是妹妹。

秀丫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就走开了。

早饭后，柳保又拿着棍子威胁娘要那幅画，依旧一无所获。他狠狠地抛下一句话，“你别后悔！”

南方的薄雪终究不抵水汽，入夜后徐徐融化，从青瓦罅隙一点一滴地渗入屋檐下的石缝里。瓦筒边一点儿明月窥人，月光清冷地洒在积水的路面。一个戴白绫帽的老妇人在路口烧着金箔元宝，用以祭祀孤栖路边的野鬼魂魄。她的手里扬着一串纸钱，火光半明半暗地飘忽在衰老的面容上。

几声犬吠，回荡在阴晦的夜幕下。

柳保家的门打开了，一个黑影闪入，门随后关上。

“怎么样，打听到了没有？”柳保的声音。

“打听到了。”一个男音，压着声音，略带兴奋，“上海的一个姨太太想要个孩子，说是那家先生不会生育，娶的七房太太都空着没后。这是他七姨太要的，男孩娃娃都无所谓。我看二丫头不错，趁年纪还小……”

“那个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价钱绝对不会少的，这可是大户人家，住着一个大花园，还在洋租界里。”

“这个好，这个好。”柳保咽了口唾沫，问道，“那什么时候把孩子送过去？”

“说来也巧得很，那七姨太的老家就在邻镇，赶着明天回娘家，顺便过来瞧瞧孩子。”

“行！”柳保搓搓手心，“那麻烦你了，阿良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乡里乡亲的。”叫做阿良的男人嘿嘿一笑，看不清表情，“我的那份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你的那份钱少不了！”

“就这么定了！”阿良前脚跨出门槛，还不忘回头叮嘱一句，“把二丫头拾掇得干净些，上海人重行头。”

“行！行！”柳保连连点头。

第二日天刚放亮，孙寡妇家的公鸡打了三声响亮的啼鸣后，咕咕地挺着斑斓的身子回窝了。





柳碧瑶早早地醒了，姐姐秀丫和往常一样，睡得比较沉，不过这次被柳保粗鲁地拍醒，然后几乎是被她爹扯出了被窝，使唤丫头似的，说：“快！给你妹妹烧水去！”

秀丫睡意恍惚，仍是快速地爬起来，睁大了双眼，带着一丝惧意，裹好衣服趿着鞋子进了厨房。

这是爹第一次给自己穿衣服，柳碧瑶乖巧地伸出双臂，套上这件崭新的、绣着好看的花的红棉袄。她低着小脑袋，自己扣好亮亮的新扣子。这件衣服有着阳光的味道，像娘温暖的掌心。是不是娘要带自己去逛庙会？那里有漂亮的面人和好吃的糖糕，还有好玩的面具。

这么想着，柳碧瑶就问爹：“爹，娘呢？”

“你娘赶集去了。”柳保拉了拉棉袄的下摆，哑着声音说，“过会儿有人要来，你别提你娘，知道吗？”

说着，柳保忽然张大了嘴巴，打了个长长的呵欠，眼泪鼻涕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手上的力气仿佛全部被抽走，手臂软绵绵地垂在身旁。

柳碧瑶知道，爹的烟瘾又犯了。

柳保扶着床坐下，抹着涕泪。他摇摇摆摆地站稳身子，扶着墙往内房走去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逼出句话，“自己穿好。别，别弄脏了衣服！”

柳碧瑶在床上坐了半天，爹没来，姐姐秀丫也没来，她蹬了蹬腿，攀着床沿挪到地上，然后出了房。

早晨的阳光很和善，一株常青藤缠绕着枝叶落尽的梧桐树，垂绦丝丝卷着尖儿。藤蔓下面是一口老井，井沿轻结薄冰，秀丫漫不经心地吊着竹签筒打水。她像是在消磨时间，一点儿一点儿地往木桶里灌水，半天才蓄了小半桶清冽的井水。

“姐！”

柳碧瑶蹦跳着来到姐姐面前，她穿着新裁的棉衣，轻盈得像只红色蝴蝶，扑闪在灰瓦黑墙的农家院落里。秀丫抬头看了妹妹一眼，柳碧瑶身上漂亮的棉袄显然引起了她的注意，她神情莫测地又看了几眼，没应声。接着像是赌气似的，她猛地松了手里的井绳，竹签筒砰的一声撞到水面，汩汩地盛了满满一筒。这一筒水灌满了木桶，秀丫扔了竹签筒，提着晃悠着水花的木桶进了厨房。

竹签筒滚到了院落的一角，惊起两只觅食的雀鸟，扑棱扑棱地扇着翅膀躲到土

墙外。柳碧瑶来到井边，低下头瞅着井口呈现的一方淡蓝苍穹，一朵白云驾着清风轻柔地飘过。

柳碧瑶卷了卷袖子，不让她碰到水。

院外有人在敲门，力道适中，不惊不急。柳保精神奕奕地从屋里出来，一脸喜悦。他看到女儿站在井边，又拉下脸斥了声，“别弄脏了衣服，快去里屋！”柳碧瑶退了几步，闪到了梧桐树后，眨巴着眼睛瞅着爹。柳保一扬手，瞪着眼睛做了个要打她巴掌的手势，柳碧瑶从树后跑出来，跑进了里屋。

屋里床上的被褥还留有余温，柳碧瑶又攀上床沿，坐在那里晃着两条腿。院子里一下热闹起来，有高亮的男音殷勤地附和着说话，柳碧瑶听得出，这是隔壁家阿良叔的声音。阿良经常来她家，尤其是当娘不在的时候，向爹讨两口大烟抽，抽完了就晃荡着空落的右边袖子回家。他只有一只手。

唯唯诺诺地陪着说话的是爹。柳碧瑶从来没有听过爹这么小心地说话，她已经习惯了柳保的烧火棍和巴掌，以及连珠炮似的叫骂。这让柳碧瑶意识到有个神秘的陌生人要来，慌乱中她想钻进被子里，又怕挨骂，于是捏着被角一动不动地端坐着。

门外的声音逐渐清晰起来，“太太，您请。小女就在里面。”

一抹娉婷袅娜的白色身影现出，柳碧瑶捏着被角的手就松开了。来者是个年轻女子，过膝的白貂大衣，勾勒出她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身体所拥有的优美曲线。精致的面容用胭脂细细地涂过，一撮金钗束着的额发更能衬出脸庞细嫩如粉瓷。她的出现，如一股沾了仙气的亮色骤然注入灰蒙蒙的屋舍。

女子进了屋，牡丹刺绣的丝缎旗袍下有着细致的光泽，露出月白色的软皮鞋面。她后面跟着一个用人娘姨。

柳保和阿良也进了屋，躬着身子，笑得一脸谄媚。

柳碧瑶能觉察到，女子看自己的眼神很专注。柳碧瑶不回避她的注视，直直地望着女子乌黑的眼珠。女子有一双好看的眼睛，几分高傲，几分温情，还有一丝隐隐的忧郁。初见，她就似乎在找寻着某种良善的，却是刻意的沟通。

屋子里静静的，倒是女子旁边的娘姨发了话，“是这个孩子？”

柳保上前几步，频频应话，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



“刚满六岁。”

“孩子的母亲呢?”

柳保把头埋得很低，像是在掩饰自己的表情，答的话圆滑而中气不足，“孩子的母亲身子不好，回乡下娘家了，没人照顾这丫头，这才托人替丫头找个好人家。”

柳碧瑶突然从床上跳下来，冲着他爹喊道：“娘没有身子不好!”

尖亮的童音震住了屋里所有的人，柳保不顾体面，气急败坏地随手操了根木棍。柳碧瑶灵敏地弯身躲过，习惯性地迅速抱着头蹲在墙角，棉袄的后领口露出一小截脖子。

阿良赶忙拉住了柳保，又扯衣角又使眼色，柳保这才醒悟过来，手放在嘴边咳了几下掩饰方才尴尬的举动。

女子惊异父女俩的行为，似乎有些不适，拿着丝绢帕子的手捂在胸口，葱削般的手指上是一枚硕大的玉石戒指。

阿良走到娘姨旁边，堆起笑容，压低了声音打圆场，“是这样的，我这位兄弟是怕孩子挂念她娘，就编了话说我嫂子身子无恙。孩子经年累月的见不着娘，虽说是嘴巴上说着，心里总归生分，日子长了就更淡了。这不，我替侄女找了个好人家，也算是了了兄弟和嫂子的一桩心事……”

女子对阿良的一番话报以浅浅一笑，她转身问着娘姨，像是征询意见，“秦嫂，你看……”

娘姨倒是直爽，“孩子的父亲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也不多问。只是看这孩子皮了点儿，没个女孩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日后会怎么样。”

阿良的笑意更深，晃荡着右边的空袖管，“这就是缺娘管教的缘故。孩子还小，可以调教的嘛。”

柳保更是连声附和，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蹲在地上的柳碧瑶见爹的棍子没落下来，起了身想往外跑去，不料被柳保揪住了衣领，生生地往回拖了几步。柳保抓着孩子的衣领，又不敢大声责骂，只好沉着声音低斥道：“给我乖点儿!”

这时候，秀丫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了。她把头埋得低低的，不敢看房间里的任何一个人，又像是怕挨爹的打骂，把热水搁在床边的木桌上后，无声无息地低头站在旁边。

柳保把柳碧瑶推到秀丫的身边，说：“把妹妹的脸洗洗！”同时又非常不好意思地笑着对女子和其娘姨说道，“孩子贪睡，早上起得晚，连脸都没来得及洗，见谅见谅。”

秀丫拧了把湿漉的方巾，轻柔地替柳碧瑶擦着脸。两姐妹的个子差不多，衣裳单薄的秀丫看上去更瘦小些，她替妹妹拭净了脸，又恐惧地抬头看了柳保一眼，等待着她爹的下个命令。秀丫下巴消瘦，那双大眼睛越发水灵，或许是惧意，抬眼的瞬间眼波犹似含泪流转，唇下的那点黑痣可人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

“这丫头俊！”娘姨瞅着秀丫，满心欢喜，“看模样也安静。”

女子也带着笑容看着秀丫。

阿良看出了点儿苗头，他用左肘捅了下柳保，赶紧接过话，“这是我的大侄女，对妹妹照顾得很。人乖巧又安静，一天到晚没几句话，从没惹过事，很听话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大不了多少，就比小丫头大了一岁半。”

“这倒勿要紧，太太就喜欢半大的丫头，好养。关键是性子。”娘姨这么说着，向秀丫招了招手，示意她过来。秀丫看到爹的眼色，乖乖地走过去。娘姨捏了捏秀丫的身板，啧了声，“就是这身子瘦了些……”

阿良依旧满面笑容，“乡下没什么吃的东西，长得是比城里的孩子小了些。”

柳保识得这话的含义，也跟着说：“大丫头长得是小有了些，可从小到大没得过什么病，身子结实得很。”

秀丫垂着脑袋，女子月白色的鞋子对照着她家土夯的地面，莫名惹目地吸引着她。旗袍是漂亮的，貂裘更美，如果女子过来牵起她的手，秀丫就会跟着她走。

柳碧瑶懵懂地听着大人们之间半掩半探的对话，当女子点头示意，姐姐跟着娘姨出了房间，再出了院门，爹和阿良回头双眼发亮地盯着坐在桌上的一摞银元，她似乎懂了，姐姐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一纸从此不认亲的字据，柳保画了押。阿良拍着胸脯向那女子担保，“我阿良作证，从现在起，秀丫就是太太的女儿了，跟柳家毫无关系！”这句话还让他得到了一个鼓鼓的喜封。

柳碧瑶跑到院门口，看着貂裘女子摇曳生姿地上了停在田边的一辆洋车。姐姐也在里面，她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？隔壁家的黄狗听到生人动静，前爪搭在篱笆





上，卷翘着尾巴大声地吠叫了几下。柳碧瑶含着手指，眼巴巴地瞅着洋车吐出一股浓烈的黑烟，颠颠簸簸地消失在村口。

腊冬的河面沉静得能听到水波轻翻的声音。河流穿过石板街道，几座石桥连着两岸的人家，萦绕的湿气浸润着临水的石块。长灯笼垂落粉墙黛瓦，触在水面笼起的微茫烟波里，水迹重叠的红光与铺落水面的橙黄晚霞相互交融，盈盈醉人。

潘惠英失神地站在河边，晚风吹散了她凌乱的鬓发，呆滞的眼神衍生着某种程度的歇斯底里。粼粼水面似碎金铺洒，亮晃晃令人心绪不宁。河岸鲜有人迹，她又像在等着什么，也许是等到日头滚落到西边的竹林，被竹叶剪碎的阳光点点消散后，她就一头栽进通黑的河里，了却这暗无天日的挣扎。

柳碧瑶爬过后院低矮的土墙，双腿使劲一伸，就落到了院外。新衣裳已经被泥土弄得灰渍斑斑，不过她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她要去找娘。娘刚才和爹吵了一架，惊得街坊四邻都过来探头探脑地看热闹。柳碧瑶从没见过娘发这么大的火，这次倒是换了爹退缩着蹲在门口不说话。娘看上去很伤心，她有点儿担心。

半路上，孙寡妇家的公鸡气势汹汹地挡住了她的路，遑劲的鸡爪扎在路面，浑身羽毛乱耸，张扬着好斗的恶劣情绪。柳碧瑶站住，突然弯腰拾了块石子，用力向它扔去。石子击中了公鸡的脖颈，公鸡受了惊，半张着羽翼飞回窝里。

“谁啊这是！”斜对面的瓦房下探出了孙寡妇尖瘦的脑袋。孙寡妇很瘦，瘦得脸颊塌陷，两块颧骨高耸，她的身子同她的脸一样，筋骨分明，平得像块棺材板。孙寡妇向来喜欢看热闹，哪家有点儿小动静，不管冬寒夏暑，立马移过一张竹凳子，折着她平板的身子在门口坐下，睨观事态动向，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。

“哟，是碧瑶啊，你爹娘吵架了不是？”孙寡妇嗑着瓜子，似笑非笑地说了声。

柳碧瑶就跑得更快。

孙寡妇刻薄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，“你娘去了河埠头，万一有啥好歹的，还得叫你爹看着她点儿啊！”

太阳沉得很快，天际呈现出一片近乎清澈的夜蓝色。晚风卷过水面，两只鸭子悠闲地游过，身后两道徐徐漾开的水纹。远处的水竹活泼地抖动着叶子，一片晚来风吹过，一阵哗哗声。潘惠英还站在岸边，发髻已完全散落，随风乱舞的长发惊心动魄地诠释着悲怆的气息。

柳碧瑶忽然感到了害怕。娘曾经无数次地站在河边，神情凝重地思虑着什么，可站久了拢拢头发自会回去。这一次不一样，她近乎绝望地微偻着身子，不再在乎其他。柳碧瑶的心莫名一紧，带着哭腔喊了声，“娘！”

叫声被风带过，稍稍变了音。潘惠英听到小女儿的叫喊，突然回过神来，她急忙抹去脸上凝结的泪痕，盘了盘发，牵着柳碧瑶的手往回走。

河岸的炊烟渐渐淡去，厚重的云彩勾勒出晚霞最后的艳丽，几颗星星黯淡地升起在山际渺远的地平面。

隔壁家的阿婆挎了个盛满小青菜的筐箩，颠着小脚到河边去淘菜。她看到柳保家的媳妇，老妇人特有的稍显啰唆的同情心就上来了。阿婆瘪着没牙的嘴，对潘惠英说：“秀丫她娘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依我看，秀丫这丫头也算是找了个有钱的好人家，别人家的姑娘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……”

柳碧瑶感到娘牵着自己的手一下子紧了，握得她发疼。潘惠英迅速地绕过阿婆，柳碧瑶接连小跑了几步才跟上。

夜幕很快就拉开了，村里很安静，只有遥远的几声犬吠冲撞着沉闷的寂静。弄口聚了几堆燃尽的元宝纸灰，夜风一起，灰末四处飘飞。

柳保沉浸在他烟雾缭绕的神仙世界里，烟枪口的火星忽明忽暗，犹如他此刻被麻醉的头脑，无法清晰地燃烧。内房，一豆圆润的灯火，油渍的灯芯烧得吱吱响。光影拖长了窗外摇曳不定的树枝，遮掩着动荡夜幕下的人们晦暗的心情。

潘惠英在灯下专心地赶着针线活，她拆开了柳碧瑶的新棉袄，把那幅画塞进衣服里子，再穿针引线，密密地缝好。柳碧瑶早已入睡，稚嫩的身体随着呼吸微微起伏，宁和得仿佛不会被任何烦忧侵扰。

小女儿安宁的睡容徐徐撩拨着潘惠英纠葛的心绪，她停了手里的活儿，伸手抚摸着柳碧瑶未谙世事的面容，忍不住泪水盈盈。潘惠英把棉袄叠好放在枕边，又掖了掖被角，悄声说：“娘很快就回来。”





## 第二章

### 晴绿暖香

柳碧瑶打开了窗子，阳光流入房里。她拥了一怀的阳光，微眯着眼靠在窗口。一只雀鸟衔了春泥，在蛛网纠结的檐下点点筑起新巢。一枝半开的桃花探出墙外，习习春风中吐绽着粉红嫩绿。青苔覆在院角的背阴处，上面缀满了新鲜的水珠。空气里到处是淡雅的花香。

这个温暖的春日一过，柳碧瑶就满十二岁了。

娘离开她已经整整六年了。

村子里的人各有各的猜测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一说是潘惠英过不了这穷日子，跟人跑了。

“享受过京城宫里的好日子，哪受得了这乡下人的苦日子！而且，本来就是带着一股子臊人的狐媚味儿！”这是孙寡妇的原话，为此，柳碧瑶特地放了隔壁家的大黄狗，追得孙寡妇家的老公鸡满村子乱跑。

小脚的阿婆说：“我看秀丫她娘是到洋人的地头找大丫头去了。”阿婆说的“洋人的地头”是指上海的洋租界。

每每听到这些闲碎的言语，柳碧瑶就加快了脚步匆匆走过，有时候听得伤心了，她会躲在屋里暗自抹会儿泪。娘走的时候柳碧瑶还小，想不起太多有关娘的印象，依稀泛起的回忆里只有爹对娘无休止的打骂，和娘不甚言语的沉默样子。

一只白鹤扑扇着翅膀旋了一圈，悠然停在墙角一株断了花茎的石榴上。院门打开了，晃过一只空荡的袖管，阿良又来了。小时候，柳碧瑶在大人的关照下，叫他

“阿良叔”，现在，她见他进来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

潘惠英走后，柳保和阿良故技重施，替柳碧瑶找了户人家。走到半路，那人就把孩子给送回来了，“闹得实在不行了，还是算了吧！”

又过了段日子，阿良带来了一个抹着浓艳脂粉的中年女子。那胖女人捏着柳碧瑶的下巴瞅了好一会儿，摇着一脸的横肉说买了。柳碧瑶跟着她经过小石桥时，纵身跳进河里，胖女人的尖叫声在邻村都能听得到。

经过这次，柳保就没了再把柳碧瑶送人的念头。柳碧瑶渐渐地长大了，对柳保和阿良的不轨行为有了防范的心理。柳家村着实安静了一阵子。

阿良进了院，见柳碧瑶趴在窗口，就笑笑问道：“碧瑶，吃过了没？”

回应他的是猛然关窗的声响。阿良见怪不怪，径自进了柳保的房间。

柳碧瑶偷偷地把窗户开了条缝儿，透过缝隙，是院里明亮如镜的一角蓝天。阿良进去找爹了，她想想又有些不放心的，轻手轻脚地来到爹的房门前，仔细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。

土墙壁裂了条缝，直接裂到墙根的老鼠洞，柳碧瑶透过缝隙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屋里的动静。家里空落落的，透过破损的屋顶注入几缕阳光，灰尘狂乱地翻卷于光柱中。柳保变卖了所有稍微值点儿钱的东西，只余下敝衣遮体，几把粗粮糊口。

柳保躺在浸了黑渍的木板床上，常年的烟毒使他的容貌迅速衰老，同时也更为丑陋，干瘪的只剩皮包骨头的手熟练地敲落烟枪里的余灰。他在同阿良商量着什么，一咧嘴，露出满口熏得变了颜色的黄牙。

两人说话的声音很低，烟云盘绕中的柳保只是不住地点头，阿良微微地躬着腰，表情是满意的。几句话后，他往这边瞥了一眼，柳碧瑶立马嫌恶地站起身，她本来就听得不清楚，这下就彻底失去了兴趣，转身来到院子里。

院里的连翘枝绽着轻薄的花瓣，在阳光下呈现近乎透明的质地。根部的瓜叶菊丝络分明，一团团湛蓝青紫的花束欢快地迎风绽放。初绿的花枝攀过泥墙，暖和的阳光下，一只瓢虫沿着墙缝悠然地匍匐前行。

柳碧瑶扯过一枝连翘，使劲揉弄了几下，弄了一手黏腻的花汁。她决定了，如果这次柳保和阿良再出什么鬼主意，她就直接跳到院子的老水井里，一了百了。

一个黑影晃荡着移近，不用说也知道是谁。柳碧瑶扔了手里破碎的枝条，扭过头斜眼看着阿良，等着他的话。阿良熟悉柳碧瑶的脾气，知道只能来软的。他呵呵

